

左邻右舍般的闻人贤达密集

一直以来，优雅的居住环境，使复兴中路竟像是左邻右舍般的闻人贤达密集：复兴中路512号，刘海粟故居；517号，冯玉祥故居，柳亚子也来借居；518号，米丘林公寓；553弄复兴坊，何香凝、史良上世纪30年代在此生活；573号，钱锺书在此写出《围城》。

这条路上生活过不计其数的名人：陈伯藩、董竹君、柯灵、钱杏邨、丁玲、张大壮、林淡秋……不久前去世的传奇影星王丹凤，晚年便居于复兴中路陕西南路转角的陕南邨。

复兴中路512号，一幢沿街的三层楼小洋房：刘海粟旧居。这幢法式花园小宅由实业家朱葆山建造，20世纪30年代被画家刘海粟租下。海粟老人和夫人夏伊乔就居住在此，直至刘海粟去世。刘海粟旧居离复兴公园很近，老人在世时常去那里散步，从公园的前门进，顺着主路走十分钟，便是公园的雁荡路后门。这里距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几十步之遥，科学会堂的大堂正面墙上，曾挂过刘海粟的画，兴许他也曾是这里的常客。

在517号那幢坐北朝南的法国式花园别墅里，住过时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的柳亚子。573号，是钱锺书一家蛰居上海时的所在地，这幢临街的三层楼弄堂房子，是当年钱锺书的叔叔花了大价钱“顶”来的。杨绛《我们仨》中有写，“辣斐德路钱家住的是沿街房子，后面有一大片同样的楼房，住户由弄堂出入。”1941年，钱锺书从湖南辞职回沪住在这里，由于家里人口众多，夜里只得和妻女挤于底楼客堂的帷幔之后。后来，家人渐渐离沪，钱锺书一家便搬进了二层与三层间的亭子间，一住就是八年。《听杨绛谈往事》（吴学昭著）中描述过当时情景：屋子很小，除去一张大床，只容得下一个柜子和一张小书桌。

不过无论如何，夫妻二人终有了读书写作、同友人交流的空间。钱锺书“销愁舒愤，述往思来”的《谈艺录》后半部，杨绛的几个剧本都在这间小屋完成。也正是在辣斐德路亭子间里的困顿中，孕育出了著名得不能再著名的《围城》。



◀有弄堂小店，老上海排骨年糕店，绕三圈也找不着门的小书店……复兴中路有海派上海最好的诠释。在浪漫的法国梧桐下的欧式建筑里，



▲复兴中路553弄复兴坊俯瞰图（资料图片）

老公寓建筑群：近代建筑文化的美丽剪影

在上海的近代历史建筑中，公寓建筑是一个尤为特别的存在，也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个类别。在中国，似乎很少有城市如上海那样，保存了多达160多处公寓建筑群，这些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的老公寓，是彼时上海的一个美丽剪影，也是上海一项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20世纪初，作为舶来品的公寓建筑和花园住宅在复兴中路并喷式地涌现。可以说，这个区域几乎是老上海公寓大楼最为密集的地方。早年间居住在老公寓的教师、医生、高级职员们构成了上海的公寓文化——重家教、懂礼仪、遵守规则、崇尚人文修养，并在百多年里细水长流地渗入了上海的城市精神。

从常熟路地铁站出来不久，你一定会被一幢红白相间的建筑吸引。复兴中路1363号的玉门公寓（原名“克莱门公寓”）外观出挑，它是由五幢完全相同的公寓楼组成，高三层，连屋顶四层，屋顶有老虎窗采光。屋面为红色机制瓦，南立面为跌檐式山墙，砖瓦砌法考究，极富装饰性。砖饰图案既有西方传统特点，又有现代装饰意味。

1936年，克莱门公寓里诞生了上海第一个室内铺设地板的冰球场——辣

斐溜冰场。1941年，辣斐溜冰场摇身一变又成了辣斐剧场。正值上海孤岛时期，负责演出的是于伶的“上海剧艺社”，不少左联的作品登上过舞台。1954年后，这里又成了“东华书场”——上海说书大多是评弹，再后来，公寓成了居民住宅。不少以老上海为背景的影视剧都在这里取景，比如剧作家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电视剧《日出》；讲述知青女回沪后一系列遭遇的电视剧《孽债》；还有导演许鞍华的电影《半生缘》等。

2003年，克莱门公寓被公布为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。但是，在之前成为居民住宅的过程中，“克莱门”原来的客厅已被改造成了住房，原来的柚木过道走廊上，搭出了厨房，铺设了煤气管道，而公寓原有的内部格局，经多次分割改造已大变样，虽外观依旧好看，但内部格局荒腔走板。小区内，居民违章搭建的用于居住的小屋与整体风格格格不入，很是煞风景。

既要让居民过上“适意”的日常生活，又能兼顾历史保护建筑的要求，一项基于此的改造工程启动了。在这次牵筋动骨的改造中，院落内36处共450平方米“上了年岁”的违章搭建被拆除。除房屋外立面修缮外，还规划了整体绿化，排布了车位，增设了

居民晾晒的设施，增加了居民休息园区和公共活动空间。

改造后的公寓宛如新生，绽放出属于她的生命质感。一些到上海作短期旅居的老外和追逐时尚的年轻人，会慕名来“克莱门”租住。而原来居于此的220户居民，也真的过上了“乐惠”而“适意”的生活。公寓楼的外观被保护了下来，依旧散发着历史风貌区浓浓的腔调。

离玉门公寓不远便是复兴中路的标志性建筑“黑石公寓”，这幢建成于1924年的砖混结构建筑，因填充墙体和部分构件采用黑石而得名，曾多次“出现”在老上海的报纸和明信片上。公寓体现了折衷主义建筑风格，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“任性混搭”，这在当时的上海，甚至全世界都算得上走在前沿。1981年，公寓加建一层。2005年，黑石公寓被选为第四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。

如今的黑石公寓，走廊色调清新，搭配着拼贴出来的马赛克图案，满满的复古调调。顶层大露台视野开阔，从上面俯瞰可与不远处的“克莱门”相望。工作日上午，总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会在这边走走看看，回望往昔岁月，和背着相机拍个没完的年轻游客擦肩而过。

几度沉浮的老剧场有了重生的契机

复兴中路上，短短一公里内就有几个标志性的剧场。曾几何时，原上海跳水池所在地，不知不觉间冒出了一个巨大的“馄饨皮”。馄饨，上海人爱吃的一种点心，而“馄饨皮”则是上海人对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昵称。

在跳水池的原址造个音乐厅，似乎只有上海人才会有这种奇思妙想。2014年11月9日，旅居海外30年的钢琴家朱晓玫，在此上演了一场引发极大关注的音乐会。当时，300个座位的音乐厅来了500名观众。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舞台上，朱晓玫弹奏了巴赫《布兰登堡协奏曲》……那天，坐在观众席的人们，是曾经的跳台少年吗？还是曾经和朱晓玫一样通过巴赫练习指法的琴童呢？我们并不知晓，可惜的是，台上的演奏家，是漂泊海外的游子。当她归来时，小时候八分钱买一根的雪糕已在这条街上消失不见，但琴声却在此地从未断绝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上海就是这样生生流转不息。

很多年轻人确实很难理解，为什么一些老上海人执拗地要把复兴中路、瑞金二路和陕西南路的这块地方叫作文化广场。前一阵子，文化广场刚演完话剧《深夜小狗离奇事件》。虽然文

化广场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，文艺青年们的集聚地，但很少年轻人了解它的前世今生。

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名叫“逸园”的跑狗场，到1949年后上海最大的室内演出场所……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史中，文化广场几度喧嚣几度落寞，甚至离“文化”远去，股票交易中心、鲜花市场曾是这里的标签。不过，一些东西是永在的，新的“上海文化广场”还是回归了“文化”。

复兴中路陕西南路口，那一座已有74年历史的“老牌”剧场——上海大戏院，去年重新开门迎客，84岁的魏阿姨定居国外前就住在这附近，没想到这次回国，上海大戏院的门又打开了，“70多年前我就来看过戏，那时候还小，（看过什么戏）已经忘了，听说上海大戏院又要演话剧了，我有点怀旧的感觉，想来看看。”

上海话剧市场的繁荣，使几度沉浮的剧院有了重生的契机。大幕拉开的第一部戏是曹禺先生的《原野》。1943年，彼时的上海大戏院曾演过《原野》，轰动一时。70多年后，《原野》再次回归，是对时光的一次致敬。修葺一新的上海大戏院，不仅用回了它旧时的名字，更成了“复兴中路剧场带”一颗耀眼之星。

大戏院重开那阵，路过的人们经常在人门的滚动屏幕中看到采访明星马伊琍，她说：“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基本上每个礼拜我会看一次到两次电影。对（复兴中路）这条马路是挺熟悉的，因为这边还有文化广场，经常来这里看一些表演……”剧场可以给这个城市留下很多记忆，剧场还代表了一种文化，你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会排队去买票，或者很多人吃完晚饭会闲庭信步走到这边去看一个演出，其实是生活中一件很惬意的事情，是我在上海生活很享受的一部分。”

家门口的剧院，才是剧院本该有的初衷和样子。而以短暂的生命来感受漫长无尽的时间带来的各种变化，这既是属于剧场的珍贵感受，也是一条马路留存的关于个体记忆的“戏剧”。

这里有海派风情的浪漫诠释

本报记者 陈熙涵

人有判若两人，路也有“判若两路”。复兴中路东起西藏南路，西至淮海中路，并不算很长，城市节奏、文化风格和市井况味，却是大相径庭的。马当路以东的复兴中路，充斥着石库门的烟火气；向西，以陕西南路口陕南邨为界至汾阳路一带，也是菜场和小店遍布，鸡犬相闻。在这两段复兴中路间的那段路程，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：黑南公馆、花园公寓、伊丽莎白公寓、黑石公寓、克莱门公寓、米丘林公寓……各种各样的欧式住宅云集，便是这段的特色。

复兴中路曾经名为辣斐德路，1945年更名为复兴中路。在上海人的儿时记忆中，这一带的弄堂都是宽直的，弄堂口也没有小书摊、小皮匠之类。入夏，天气热起来，走在树影斑驳的路上，总能听到不远处音乐学院教学楼里传来的练歌声。有人在正午的阳光里，无声地骑着脚踏车路过一棵棵悬铃木。一些网红店也喜欢选择在此集聚，看中的正是这条路的文化底蕴。可贵的是，它的历史风貌和文化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，在这条三四公里长的马路上漫步，很容易让人顿生一种由奇妙融合所带来的幸福感。

马路往事

复兴中路上，那些曾经的场景

顾惟颖

以前过节和亲戚们吃饭，上了岁数的人，讲来讲去爱感慨环境的变动。席间有人赌气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宁可一辈子在复兴中路住一室户，也不要去别处住豪宅。”

能一辈子住在复兴中路的人，还真是让人羡慕的。复兴中路这么多年算变化不大，它没有被过度商业化，依然保留着过往幽静、内敛的老式韵致。小时候住得离复兴公园近，于是，最初对复兴中路的印象，还是从那个法国公园（复兴公园的原名）开始。

复兴公园对于我，就是家门口的游乐场。公园门口总是摆满地摊，我爱买一种小瓶子装的肥皂水，用个小网兜朝肥皂水里蘸一下，举到嘴边轻



▲复兴中路573号的这个窗户口，钱锺书写出了《围城》

轻一吹，立刻能在空中吹出一串彩色肥皂泡。复兴路上人少，彩色泡泡漂浮到空中，碰到从奶酪色房子里伸出的晒竿，便称心地破了，发出轻到不能再轻的一声“啪”。阳光好的时候，空气里仿佛有淡淡的鹅绒。中学的时候，跨区考到了长宁，放学后坐一辆96路电车回家，路途中还有一段，电车沿着复兴中路开。那一路窗外的景象很美，梧桐与老洋房如没有尽头的古董钢琴琴键，一双看不见的手依次弹奏过去，轻柔低浅地。沿街一扇又一扇静闭的门让人看不厌。

有一处路边的大宅子，无论经过多少回，都要定睛看，那栋楼房叫黑石公寓，被视作复兴中路的地标。房子正前方有一片欧洲古典风格的露天平台，如陈旧的宫廷裙摆铺展开，连接

着台阶。就在那华丽的黑石露台前，公交车、自行车来来回回，简直是两种时空里的情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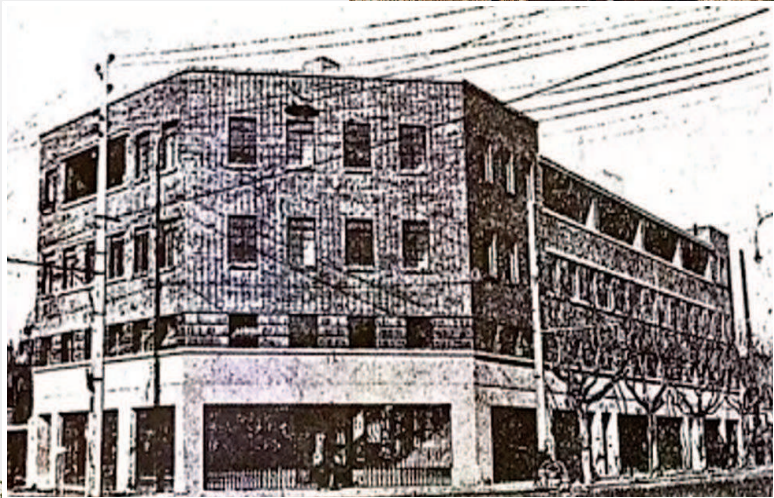
复兴中路上有一座很旧的小型电影院——上海电影院。在过去，上海有很多这样的电影院，它们设备陈旧，规模不大，叫二轮电影院。新的电影第一轮公映轮不到它们，要等像大光明那样的首轮电影院放映一阵后，电影拷贝才拿到它们这里来放映，所以票价更便宜。念大学时认识一男孩，他家住复兴中路，经常带我去上海电影院看电影。看完电影后，两人相隔一米距离，漫无目的地沿了复兴路朝前走，走了半个时辰，天都黑了。有时不知不觉走进一条弄堂，站在别人家的墙脚下，借了别人家窗口的灯，彼此望着讲悄悄话，耳畔有拉威尔的小提琴奏鸣曲。

现如今，还知道上海电影院的人，恐怕只能是在附近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吧。

复兴中路对于那些热衷研究上海文化的人来说，意味着很多人文意味，他们感兴趣的是在那里居住过的刘海粟、何香凝那样的名人。而对于普通的上海人，它能牵引起的，是一些属于过去的生活场景。它们与街道两旁年逾的梧桐，一并在脑海里默默泛黄，但总归是美的。

——摘自《一个人的淮海路》

（本版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张挺摄影）



▲复兴中路上的梅谷公寓（资料图片）
▲黑石公寓门廊顶上的雕花及其弧形露台，使之多

